



延边历史研究

941

1

延边历史研究所编

编者的话

《延边历史研究》是由延边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室编辑出版的不定期的学术性丛刊。

本刊主要刊载有关中国朝鲜族的历史和延边地方史方面的论文、回忆录、人物传、历史资料等文章，同时酌情选登有关东北史和中国史方面的文章。在内容上以近、现代史为主，古代史为辅。

这期主要编入了我们所内同志们撰写的文章，从第二期开始，我们要适当增加外单位作者的文章，欢迎读者积极投稿。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酬，凡不拟采用的稿件，三个月内一律退还给本人。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望读者不吝指正。

延边历史研究所编纂室

1986年3月



目 录

1. 延边略史……………李 峰著 韩俊光校注(1)
2. 回忆陈翰章同志……………周保中(34)
3. 在艰苦的年代里——乔树贵同志回忆录
……………李柏英 姜龙权整理(46)
4. 父亲李成林的生平及革命活动……………金天泽(85)
5. 解放初期牡丹江市朝鲜人民民主同盟的活动
……………韩武吉 梁在华(107)
6. 试谈渤海以旧国、中京、东京
为王都时期的教育运动……………方学凤(124)
7. 二十世纪初东北朝鲜族居住地区的
民族教育运动及其历史功绩……………朴文镐(134)
8. 从图们教会看伪满时期的
基督教朝鲜监理会……………鲁德山(138)
9. 试论朝鲜族喜着白衣习俗……………小千寿山(151)
10. 关于清末延边越垦四堡主书允许的位置……………车成琶(159)
11. 浅谈东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及其历史作用……………金春善(172)
12. 浅谈近代延边地区的水田开发……………黄今福(195)
13. 马喜山匪帮兴亡史……………千寿山(209)
14. 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成立(日本)……………韩武吉译(234)

资料

1.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248)
2. 一九八二年中国各民族人口……………(249)
3. 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251)

赠平 61164

延 边 略 史^①

李峰 著 韩俊光校注

按 语

李峰，字助天（一八九三——一九七〇年），出生在延吉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一七年公费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延吉道尹公署任职。后因反对日寇把延边四县划为间岛和在延边修铁路，遭到日本特务的追捕，逃到吉林省城，在吉林省政府任职，后到辽宁省永安县任县长，又到辽宁省警察高等学校任教育长。一九三一年到河南省警察官区政训练所任副所长。一九三六年到襄城县任县长。解放后在国务院内务部任职。一九七〇年四月病故，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李峰同志的这篇《延边略史》主要反映了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延边的社会政治情况和延边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文中所写的材料好多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和当时耳闻目睹的事情，因此对延边一、二十年代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本文有些事情的记述跟现有的有关资料不相符合，甚至还有个别之处难以令人置信。但是，由于作者已经去世，除了在文字上略作修改而外，基本上保留了文章的原貌。

编 者

延边地区，包括吉林所属的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四县。建国之后，延边划为朝鲜族自治州^②，又把附近的安图、敦化^③两县划归自治州之内。本文所叙的延边，仍是当初的延、珲、和、汪四县。新划入的安、敦两县不在论述之列。写延边史料主要的是想说明四个问题：（一）延边是中国领土，为什么在这个地区有很多朝鲜人，而且朝鲜人倒比中国人还多^④，这是怎么一回事？（二）在延边交涉中，日本人的所谓间岛，就是指延边四县而言，这个地区既不临海，何以指之谓岛？（三）延边交涉的经过及其结果；（四）延边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一

从延边的古城废墟之中，挖出的铜器陶器，多半是金朝的遗物，由此可以证明延边很早就属于辽金王朝所统治的疆域之内。元朝已有边疆设防，地方设治的记载。明朝曾设布尔哈通卫和海兰卫^⑤。清朝入关主政之后，以长白山以东，宁古塔以南，珲春以西，图们江以北的地区，为它们发祥之地，将当地居民迁出，实行封禁，延边就是封禁地区东段的一大部分。在封禁之初，禁令森严，不许平民百姓随便进入禁区，这块封禁地区，专供满洲贵族和高级官员围猎之用。到了清朝中叶之后，禁令逐渐松弛，平民百姓也都可以到禁区打猎采药。

在封禁二百多年之间，这个地区，已经变成广袤的森林原野。因而虎、豹、貂、狐、熊、鹿、獾、貉等兽甚多。这个地区又盛产大宗药材，如东北有名的人参、黄芩、鹿茸，

就是出在延边。到禁区打猎的大部分是满族人，因为满人善于骑射，而且他们素有围猎的习惯，并也懂得按时猎取兽皮的方法。到禁区采药的大部分是汉族人，特别是山东人居多。来到延边挖人参，黄芩的全是鲁东烟台一带的百姓。在光绪初年，山东人每年来延边采药的不下几千人之多，而每年年底发财回家的亦复不少。因此，一提到烟集冈^⑥，就有很多人都知道。烟集冈的地名，是由采药的山东人口中叫出来的。他们来到这个森林原野地区采药，并不知山河的名字，封禁年久，也很少有人知道古代地名。这个地区岚气甚重，每年四季，经常有岚，岚如青烟，山东老乡不知其为岚，看见山冈之上有青烟，故名之曰“烟集冈”。后来设治延吉厅，“延吉”即“烟集”之转音。延边地区的面积，西自敦化的哈尔巴岭，东至俄领东海滨省，东西五百多华里；北自宁古塔的老爷岭，南至图们江，南北亦五百多华里。著名的大山，有磨盘山、帽儿山都属于长白山脉。有三条较大的河流：南有海兰河，北有布尔哈通河，东有嘎呀河。这个地区，山青水秀，物产丰富，气候温暖，雨量较多，颇适于种植农作物。

清朝道光年间，延边封禁，已成废文，平民百姓自由出人，等于开禁。于是打猎和采药的人，逐渐加多，也有开采金矿银矿的人。开垦荒地，从事耕作者，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至同治八年(1869)朝鲜北部大旱，赤地千里，空前饥馑，朝鲜农民纷纷渡过图们江，借地谋生。这就是朝鲜人越过图们江开垦荒地，即所谓韩民越垦之开始。光绪七年(1881)，吉林将军铭安奉命查边，见韩民越江垦殖情形，行文韩国政府，令韩民一律撤回韩境。可是，这些越垦韩民，在延边居住年久，生活安定，都不愿回国。那时，朝鲜是中

国的藩属，韩民既不愿放弃开垦成熟的田亩回国，中国也不便强迫他们出境。后经铭安会同边务督办吴大征奏准清廷，将韩民查明户籍，分归珲春、敦化两县管理，并设越垦局，专司勘丈、开垦等事。越垦局成立不久，即改为荒务局^①，办理放荒、发照事宜。荒务局附近地方，商铺住户逐渐增加，初具街市规模，因而这个地方，就叫局子街^②，后来县治即设于局子街。

在放荒将开始的时候，荒务局奉命，荒地只许放给中国人，中国人承领之后，再租佃给朝鲜人开垦播种，即使是已经朝鲜人开垦之熟田，也必须由中国人报领，作为租给朝鲜人继续耕种。以此限制朝鲜人只能租地耕种，而不准有土地所有权。当时中国人付出很少的荒价，领得大片荒地，自己不能开垦，只好把荒地租给朝鲜人开垦，由此就形成了中国人是地主，朝鲜人是佃农的现象。据说，当时开垦荒地的办法是这样：地主把荒地交给佃农，好开的草地由佃农自种三年，从第四年起纳租；不好开的林地，由佃农自种五年，从第六年起纳租。这个办法实行以后，在朝鲜国内出现一种过江开垦不纳租粮的谣传，以讹传讹，越传越远，误听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于是朝鲜农民，扶老携幼，负囊顶篮，大批大批地过江开垦，一家中国人地主，就有朝鲜人佃农十数户，也有多至几十户的。延边朝鲜人多于中国人，就是由于这种情况发展起来的。谁都知道，开垦荒地，费力很大，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佃农白种三年或是五年不纳租粮，这并不是什么地主对佃农的恩赐，而是地主借助政治权力，对于远来异地，穷苦无告的朝鲜人的欺骗行为。地主把土地租给佃农开垦的时候，只说三年或五年后起租，但是，起租后的租粮多少，事先并未说明，等到三五年后，荒地都已变成熟

田，一经开始起租即实行所谓“对半分”的办法。就是佃农一年所收获的粮食，自留一半，给地主一半，也就是地主坐享百分之五十的不劳而获的剥削果实。好在延边土壤肥沃，产量较大，朝鲜佃农仅得半数，尚可维持在农村中最低限度的生活。

延边土地，大部分都是朝鲜农民所开垦的。但是，朝鲜农民只有耕种土地的义务，而没有购买土地的权利，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多年以来，延边朝鲜农民，总是过着夫耕妇织的艰苦朴素的生活。延边有几十万朝鲜人，从没有听说他们有杀人越货的强盗行为。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受些初级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他们男女关系比较严肃，风俗良好，对人谦虚，且有礼貌。婚丧嫁娶，一般行的是中国古礼。家庭组织简单，兄弟婚后不同居，父母归长子奉养。房舍简陋而小，但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穷富，每家都有客室；探亲访友，衣帽整洁；妇女外出必换新装。这是对人表示恭敬之意。朝鲜人不太迷信，很少建庙敬神，烧香拜佛的习惯。一般说来，朝鲜人对于中国人的情感尚好。中朝两族的相处，基本上是和睦亲善的。多年以来，从无重大的争吵和冲突。朝鲜人有这样一个风气：就是以到官府打官司为可耻，因而中国人与朝鲜人之间，或者朝鲜人与朝鲜人之间，很少因事涉讼的案件。

以上所述，就是朝鲜人越江来居延边的缘由，以及他们在延边生活的情况。

二

1905年，日本战胜帝俄之后，立即开始侵略朝鲜，同

时，它看到延边一带有很多的朝鲜人，而且比中国人还多，认为有词可借，就采取偷窃讹诈的手段，来吞食我们延边这块领土。先由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派遣斋藤季治郎等带了大批日本警察来到延边，以龙井村（即六道沟）为根据地，挂出“朝鲜统监府间岛出張所”的招牌，在几个月的时间，就由各重要城镇，如六道沟、局子街、琿春、百草沟、和龙峪⑨、光霁峪⑩、铜佛寺、头道沟、怀庆街⑪、马牌、娘娘库⑫等地方都派有日本警察多名，借口保护朝鲜人，侵犯中国主权。这些日本警察初到这些城镇之后，行动非常诡秘，先着朝鲜便服，不与中国人接触，也不问中国人的事，他们以偷偷摸摸的鬼崇行为，向朝鲜人进行拉拢和欺骗。不久，他们就换上了正式警察制服，去到各村庄，各城镇公开巡逻侦查。因见中国官府未加干涉，就越发大胆妄为，竟在各城镇的十字街口或是繁华要道之处，设立岗位。后来，在延吉厅、琿春县衙门前，也有日本警察设岗守望。

当时宋教仁在日本东京留学，他看见日本出版的地图上所绘的图们江以北很大一片中国土地变了颜色，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访问许多东三省的留学生，亦皆不知。宋教仁毕业回国，为了明了这个问题的真相，他由东京经海参崴，再转琿春来到延吉。他把延边情况，调查甚详。最可笑的是：当时宋教仁拜见延、琿县官时曾询问：“日本在你们治下设立警察，你们当县官的为何不加干涉？”两位县官同样的回答：“我们干涉一定无效，并怕惹起麻烦。”宋又问：“日本在延琿设警，你们是否呈报？”答称：“前任未报，我们也就不敢上报。”吉林省当局早已知道延边有日警活动，因为县未报省，无案可据，省里只好装作不知。宋教仁到北京后，把日本侵占延边的情形报告了政府，清廷据情电飭东三省总督查

报。各级地方官见有上级询问，不敢隐瞒，始据实呈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清廷派陈昭常为吉林边务督办，吴禄贞为吉林边务帮办。在延吉设边务公署，开始办理延边交涉。陈昭常本是一个官僚，他的交涉手腕和态度十分软弱；吴禄贞认为陈昭常这样办理延边交涉，必归失败。吴回京向清廷上了一个奏折，¹¹提出办理延边交涉的方案，大意是这样：延边情形复杂，已为日本占领，要想由日本手中夺回已失去的疆土，势必派大员，带重兵，付与全权，以便施行强硬交涉，否则，不足以取胜。清廷准奏，调陈昭常为吉林巡抚，派吴禄贞为督办边务大臣，便宜行事，并令吴率常备军一镇前往，以壮声势。吴禄贞带兵二次来延，对于边务的做法与陈昭常完全不同，对待日本的态度非常强硬。斋藤季治郎前后提出许多强词夺理的照会，吴禄贞一概不理。吴认为办理延边交涉，主要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驱逐日本警察的问题；一是延边领土主权问题，也就是国界问题。吴在受命之后，专以这两个问题为主，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日本侵略者。

吴禄贞二次来延，首先作了几件准备工作：(一)建筑营房。吴原来只带一镇兵，可是当时并未宣布军队的人数，就在布尔哈通河的南岸建筑几所能容十万人的大营房，每天昼进夜出，谁也不知发来多少兵马。(二)创办警校。在几个月的短促时间内创办一所大规模的警察学校，训练出大批的警察(共有四千多人)，准备接替日本警察的任务。(三)办学。兴办许多小学校 and 师资养成所，以发展延边的文化。(四)设治。奏准改延吉厅为延吉府，并把和龙峪地方设治改为和龙县；百草沟地方设治改为汪清县。在此同时，曾从吉林约来出色的名角，演唱野台大戏，吴同他的夫人在看台上观

剧，以示与民同乐。又常在风雪的天气中，带领许多精壮骑兵，驰骋于山野之中打猎。其实，这是一种示威的行动。

凡有日本警察的城镇，一律设立派办处^①，每处由边务公署派遣处长一人，带领训练成熟的警察三、五百名不等。这些警察到达各该派办处，先从了解当地情况入手，并不积极地执行职务，也不和日警打交道。斋藤在口头上或在书面上总是说，日本只派来警察十数名。其实，延边已有日警千人之多，每一城镇即有三、五十名不止。吴禄贞明知来到延边的日本警察甚多，但是，他始终不去指穿斋藤的鬼话，认为他说的日警数目，越少越好办。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由边务公署密令各派办处，规定从某日起开始驱逐日本警察，如有不走，或持械抵抗者，则以木棒击之。那天，所有十五处的派办处，同时同样地动作，全体中国警察，手持木棒，强制驱走日警。各处我警多，日警少，在两天之中，把所有的日本警察一律赶掉，由中国警察行使职权。各地派办处正在第一天开始驱逐日警之际，斋藤由龙井村（距边务公署四十华里）驱车来见吴禄贞，将进大门，即被承启挡住并说：“大臣今天事忙，无暇接见外宾”。斋藤再三要求，承启坚不传达，始终未得与吴会见。是日晚，边务公署接到各派办处电话报告：“日警全部被迫退出岗位，我警都已顺利地开始行使职权了。”第二天，斋藤又来求见，吴禄贞立刻接见，并设宴招待。斋藤说：“我来办交涉，并非来吃酒。”吴说：“我们没有事情可以交涉。”斋藤说：“我的警察被你们打的不能出勤，你何以说无事？”吴说：“你的警察为何来在我们的领土上出勤，况且你曾说过，日本来延边的警察，为数不过十几人，就是冲突，也是小事，如此小事，何足为交涉。”斋藤说：“我们既无交涉余地，那么，只好用武力解决

吧。”他说完告辞而去。过了两天，斋藤给吴送来一信，略称：“你们以武力迫使我们的警察不能行使职权，你又不愿用外交的方式解决这一冲突，那么，惟有用战争来决定。”吴禄贞已看穿他用恫吓的伎俩来进行威胁，当即回信说：“即日开战。”同时，命令全军出动。先将大炮架在四周山上，用兵把龙井村团团围住，^⑧派遣政工人员到村内宣传：“中朝人民赶快离开，惟日本人不许移动。”这样一来，可把日本人吓坏了，斋藤立即来见吴禄贞，首先表示道歉，要求快快撤回包围龙井村的大军，并说此事不要作记录，也不要报告上司，又请撤消他的来信。吴说：“如果不再提警察的话，我们可以恢复友好关系。”日本在延边设警侵权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延边交涉从此转入领土权的争论，也就是说，延边地区是中国领土，还是朝鲜的古间岛？当年是否以图们江为两国的天然国界，或者另外以其他的河流为国界？

三

延边交涉，自从我方使用强力把延边的警察权由日本人手中夺回之后，日方也用强硬而蛮横的态度，提出延边领土权的争论。他们坚不承认延边是中国的领土，而且硬说它是朝鲜的古间岛。据查，间岛名词的由来是这样：在二百多年以前，一年秋天，图们江发水，冲毁两岸田园甚多，洪水消落，在光霁峪附近的图们江中，淤出一块大滩，而积约有五千多亩。那时，江北是中国封禁地区，渺无人烟。江南朝鲜农民，看到江心出现滩地，于是纷纷前往耕种。一江分为二流，中间的游地，在中国谓之滩，在朝鲜谓之岛^⑨。江淤滩田，产量大，稻米香，朝鲜各地人士愿出高价争购间岛大米，

因而间岛虽小，知者颇多。这一间岛，原是图们江中间之一小岛，并非海中之岛。日本竟把这个江中的小岛，也就是江中间的一块小滩，一下子扩张到广大的延边四县地区都指为间岛。当然，方圆五百里的延边不能算作间岛，相反地，五千亩的间岛亦不能算作延边，这个道理是十分明确而肯定的。当时，斋藤季治郎提出间岛这一名词，吴禄贞坚决否定延边是间岛，并对间岛二字，既不愿言之于口，亦不愿笔之于书，一贯主张办理延边交涉，而始终不承认所谓间岛交涉。至于间岛地方，是属于朝鲜所有，还是属于中国所有，也不去争论。吴认为我们所争的是延边领土主权，而不是间岛上一小块稻田，所以间岛归谁所属的问题，与延边领土主权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斋藤提出延边地区是朝鲜的古间岛的讹诈以后，接着他又胡说什么“图们江、土门江、豆满江非为一江，土门江才是中朝国界。”又说：“土门江发源长白山的北麓而不是发源长白山的东麓。”长白山发源三江：西流者曰鸭绿江，东流者曰图们江，这两江为中朝国界；北流者曰松花江，乃吉林省内部河流之一。若以松花江为土门江的话，则吉林东南半壁也将变成所谓的间岛矣。在图们江的江源，即长白山东麓原有两河：一曰石乙水①，一曰红丹水②，二水汇合东流为图们江，当年，在石乙、红丹二水之江源，中朝曾有争执，相持未决，这是事实。但是茂山府（即图们江南岸韩国六镇之一）以下一直到图们江入海的江口，三百年来，这段天然国界，从未发生任何争执。吴禄贞经过一年来的努力，提出一篇有名的长文照会，证明以图们江为中朝国界，延边确属中国领土，把斋藤历次提出的各项诡论，驳斥得无话可说，使他没有理由再作狡辩。

照会全文是这样：

吉韩界务事，前准节略，以中国政府所复各节，均未能允认，等因。查延边地方，为中国领土，证据确凿。中韩国界本极分明，贵国政府强执无据之词，再四相驳，诚恐空费时日，而贵国所主张之理由实难成立，兹就所开各节，逐节申辩如下：

按长白山一带之中韩国界，证之康熙历年之谕旨，国初图志，及朝鲜承文院所藏穆克登查边故事，并无属中属韩尚未明确之说。故康熙五十年之谕旨，但言遣员查边，并无勘界之命，且云此去特为查我之境，与彼国无涉。而穆之咨文，亦首揭明白为查边事，则此举之非勘界，而界之无待于勘可知。穆总官既受命查边，断无擅自定界之理。彼朝鲜所派二员，一曰接伴，一曰观察，皆非有勘界权者，又断无会同定界之理。且查朝鲜承文院故事，穆之入山，只带朝鲜通译人数名，韩员并未同行。何得谓会同韩官竖立界碑划定国界乎？然当时国界虽不待划定，而碑文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二语，实为现在中国所主张之确据。故前照声明无论为界碑与否，于中国主张之事实，无所变更，盖取该碑为证，则豆满江为中韩国界，俞觉毫无疑义也。

按贵国前次照会，既本李重夏复命书曰，穆碑之下有土岸如门为土门。今又谓白头山分水岭上立碑处，实有一水东流，名曰土门，是殆以松花江支源之黄花松沟子^①为土门也。夫长白山之水发源西麓者，皆西流而入鸭绿江；发源东麓者，皆东流而入图们江；发源北麓者，皆北流而入松花江，为天然之巨浸。黄花松沟子为松花江之支源，虽发源长白山北麓偏东之处，其经流方向实北流而入松花江。若以北为土门，则穆碑当谓审视西为鸭绿北为土门，岂不与东为土

门之言位置大相背反乎？夫谓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云者，盖明乎鸭绿土门二江发源长白山，东西分流，幅员之长，可相匹敌，其绝不至以北流而入松花江之黄松沟子，而谓东为土门也明矣。何得此水与岭上勒石为记之言相符？贵国政府既屡执穆碑为界碑，以为立论之基础，然贵国所主张之土门，证之穆碑之文义，其错误已如此矣。

按来文谓：康熙五十年上谕所载，系中国独自决定之词，不可以律韩国。夫韩民越垦，始于光绪初元，吉韩边界之争，始于光绪九年，而康熙年间以至光绪初元二百余年之间，中韩两国确守图们江为国界，并无界务之争执，则何谓康熙上谕为独自决定之词不可以律韩国乎？来文又谓豆满江本流多向东北，特其江口向东南，故以西南为朝鲜，则不可谓无意义，夫豆满江本流折而东北，江口向东南，盛京通志所叙土门江流，已如来文所云，然此仅就图们江经流之方向言之，而非就吉韩分界之大势言之也。论吉韩分界大势，则康熙谕旨西南为朝鲜，东北为中国之语，仍无丝毫错误，盖谓自长白山东边流出者，举其发源处言之也，向东南流入于海，举其下流入海处言之也。则康熙上谕所谓之土门，实为朝鲜人所称豆满之确证，何得谓于勘界问题未足为有力之论据乎？

按朝鲜国王谓大小两界，原有天限之土门江分隶吉林及咸境北道之六镇，以入于海。朝鲜昔日各种图志，莫不以豆满江为国界。韩王此次来文申明，土门江界与其国内图志之以豆满江为国界者相符，则韩王所称之土门，即为其国人所称之豆满也，明矣。且来文谓所谓土门者，当以韩国向所主张之土门为至当，而不知韩人所倡土门之说，始于光绪九年，而此次来文则在光绪八年，韩人并未倡有土门非即豆满之说。何得谓土门者当以韩国向所主张之土门为至当乎？则

固不得以朝鲜国王咨文不足为土门豆满同为一江之证也。

按来文所称公文，未见中韩交涉公牍，即令有之，亦为光绪十一年未经勘界以前之争论。至十一年勘界以后，此等浮言，固已扫除净尽，本无足辩，然即就该公文论之，亦实自相矛盾，夫国朝以盛京之兴京以东，吉林之伊通州以南，图们江以北为发祥重地，历朝封禁之谕，不下百余通，向非我之领土我何得有封禁之权？该公文谓土门江以南禁民入居，则图们江北之为封禁重地，该国人莫不知之，而又谓土门江以南为韩国之地，其自相矛盾者，一也；该公文谓逐年边禁之弛，为敝邦地方官之责，则韩民之为冒禁越垦，韩人已自认其咎，而又谓以敝邦之民，居敝邦之地，何不可之有？其自相矛盾者，二也，则此公文为强词饰说灼然可见。

按来文谓光绪十一年李重夏会勘图，并无认豆满江为国界之文。不知自十一年勘界以后，图们江流已经两国委员勘明，李重夏不敢如钟城府使之以海兰河为土门江，且不敢如韩人所给地图之以布尔哈通河为土门江，并不敢以图们江非即豆满江已明知图们江为中韩国界，不能妄为争辩，故会勘图注明豆满江即图们江，以明国界之所在。十三年复勘时，遂不勘茂山以下之江流，而但勘茂山以上之江源，实为初次勘界之效果。而李重夏会勘图，又为初次勘界指明图们江为国界之凭证也。何得谓其并无认豆满江为国界之文乎？又谓初次勘界时，李重夏持土们为界之说甚为强固，盖其时中国委员证明红丹水为吉韩国界，李重夏以其距界碑稍远，未能协议。光绪十三年复勘时，李重勘谓图们江界限既有明白图志可据，只宜增竖一碑于红土水之上，以明穆碑土门之议，实本于此。则李持土们为界之议，虽甚强固，而固不敢谓茂山以下之图们江流非吉韩国界也。至李重夏所称碑堆各

语，已明知碑东之水流入松花江，不足为两国界址，故十三年会勘记，李重夏有云：图们、豆满乃是一水而图们天限，载在图典。则敝邦惟求碑堆之与土们相照应，仍遵守为了了之方也。可见十一年李重夏执碑堆各语，已为十三年李重夏寻求图们江源与穆克登土门相贯之张本。则何得谓李重夏所绘地图不可为土门与豆满之据乎？

按来文所引全辽志有土门发源长白山流入松花江之说，及所载土门位置图。查松花江见于明代史志，原称为混同江，固不得冒以土门之名。然即令长白山北有土门地名，亦为明嘉靖修志时所称之土门，而非国朝与朝鲜分界所指之土门也。贵国屡次照会，皆欲以松花江即土门江为豆满之要点，今来文又欲征论中国古籍，以明土门豆满之非一江，因不惮繁冗，广征中外载籍图志所记国朝吉韩分界土门江流形势，证明土门、豆满、图们之确为一江，以俟贵政府之详考焉。（图们江辽史称驼门，金史称统门，亦称图们，明史称徒门，译音虽有参差，江流实未变易）。

一、土门江中外载籍有专用土门之名，而足证土门、豆满、图们之确为一江者。朝鲜承文院所藏穆总管查边时咨朝鲜接伴使文有云：我亲至白山审视。鸭绿、土门两江俱从白山根底发源，东西两分流。原定江北为大国之境，江南为朝鲜之境。历年已久不仅外，在西江发源于分水岭之中立碑，从土门江源顺流而下，流至数十里，不见水痕，从石缝暗流至百里，方现巨水流于茂山两岸。故商议于茂山、惠山相近此无水之地如何设立坚守。

朝鲜通文馆志云：穆克登曾从土门水道以下约行三百里到茂山，又造四小舟，水陆并行至庆兴海口，还至庆源，越江至珲春。康熙四十五年上谕大学士等曰：朝鲜有八道，北